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

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

娶其焼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别營十一皆下之續
壻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
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
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
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
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
常山尤甚滹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沲東
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

不設備鷩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黄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巳上士族者三百戸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宫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宫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

況宫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翦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賔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宫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叚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内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為左右中

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戸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家二家冀逖如趙佗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

之自是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
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
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
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
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

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兖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欝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欝粥奔烏丸悉降其衆

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

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酇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

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闚閵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

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徴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壊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闗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

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髙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頼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

劉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

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大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

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眘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兖之地徐豫濵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當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

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
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
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
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恶之
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勒既將營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䆒與程遐謀之
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

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羕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

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荏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
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
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
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
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
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

萬餘户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擒

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

石門以左衛石遼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

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鋭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

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
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
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
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

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

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

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

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

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

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别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

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
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
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
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
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
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溔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
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
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
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
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

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
令緜介之閒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
還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
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
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
可設雀羅季龍怨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
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
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太半盡取所掠而

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録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

尉録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湏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

遂不遺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
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
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
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丈餘青色而輕
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
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
以奔喪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内器玩大雅
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

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

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

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宫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絶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每一念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吴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覬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

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季龍偽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

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宫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䕫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宫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

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

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甲密通于李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挻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李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李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

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李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李龍聞而大怒遣使殺

郭敖石宏有怨言李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李龍諭禪位意李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李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五

張賓

張賔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賔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髙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賔謂所親曰吾歴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賔之勲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輙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

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石勒載記下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遜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後趙録知作如施作佗言如南越王佗感漢之恩也似應從之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汪日炘

謄錄監生臣莊賓琢

晉書卷一百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

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

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

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

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禄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廮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李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

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李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

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

輪纓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縠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黄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

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道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頼矣又納解飛之説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賑

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
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
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
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
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
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

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縋上下李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李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李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𨝭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為天

王皇后以子遼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戸叛入黒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䕫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元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

亟止茲議令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宫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讎季龍荒躭内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為可

呈呈之李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遼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遼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别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遼亦昏醉而歸遼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遼遼怒殺其使李龍聞遼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遼呼前與語抽

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宫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

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虎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李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李龍以桃豹為横海將軍王華為渡

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溔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

特眞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

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戭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遂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隷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隷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隷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黄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二歸

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李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李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勑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衆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

助教李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
官免郎中魏奐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
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
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
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
李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
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黄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
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李龍

忠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慴州郡肅然李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李龍下書曰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
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
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
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
務而主者循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
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
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
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

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戸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閲於曜武塲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愞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為起甲第

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李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

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别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悦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業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勉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季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

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内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宫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兾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没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

誅之連坐者數千家李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

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獲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慚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李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

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
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
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
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
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
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
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
中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

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䄚所決於是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䳺武闕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

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衞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

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

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

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尅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閶闔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李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

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黙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畤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徽梓潼五郡降于李龍先是李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李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李龍

恚甚斬工匠而止作馬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閒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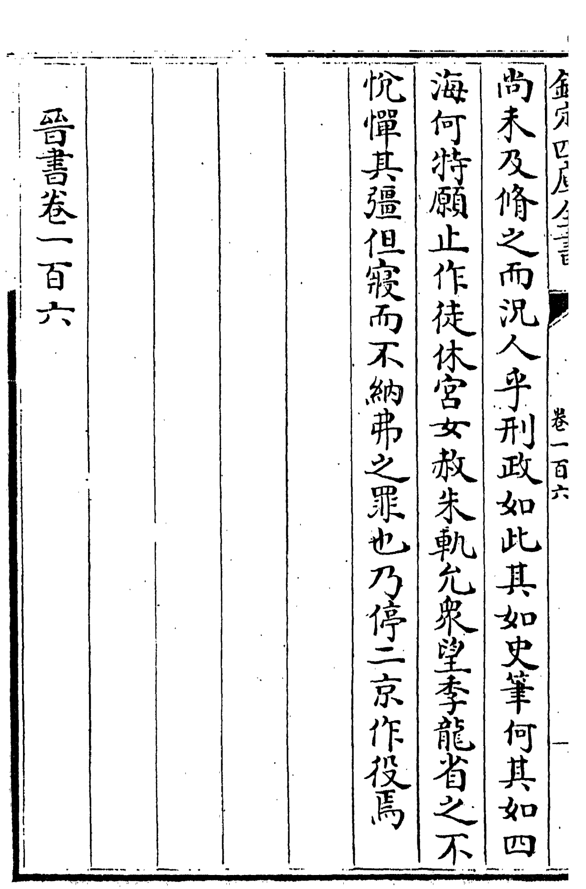
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
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
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李龍子
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
勸鑒文武有長髪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髪
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

宫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宫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宫十有二等諸

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
十巳下十三巳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
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
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
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
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
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
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

侍切諫李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禄仕而已李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李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

之問自此而絶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内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躭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



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將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上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春秋作指

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貉

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巨一本作宸又一本作鉅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左傳有衛大夫禮孔則禮其姓儀其名也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

泰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

國珍竒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
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
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
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
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
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
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

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獘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没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黄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

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宫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

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陜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

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年成曰韜凶竪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黄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疋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

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年皮年成趙生等縁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

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宫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

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

韙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

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

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敕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業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勲杜嘏謂之曰

傾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㲉為少傅李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宫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隂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辯遏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績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皐據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

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
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
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
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
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
曰遵至未左右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
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

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内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

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已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李龍之死也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

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説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

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

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園封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沖為太保石苞為大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

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
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
血周徧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
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輙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
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
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
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
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

尊為罪大矣吾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

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

假石閔黄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

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

葬季龍號其墓為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

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

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

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

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
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
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鈎去長
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
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
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遵遣車騎王朗
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為名因刼苞送之于鄴勲又為

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髙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
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
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
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
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
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
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

以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録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

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
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毁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
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鑒曰卿是
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
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毁
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

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户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禄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兾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

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李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

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

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絶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李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

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
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
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祇閵鑒死僭稱尊號
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
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
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
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祇遣其相國石琨率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啟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

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為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

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宫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

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
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
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内外兇兇皆謂閔已没矣射聲校
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
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
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
還宫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
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

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啟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

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烏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强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

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温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

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
璽猗使嵩還鄴復命斡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
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
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
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斡以為然乃出璽付之
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
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將斡懸絙而下奔于
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隷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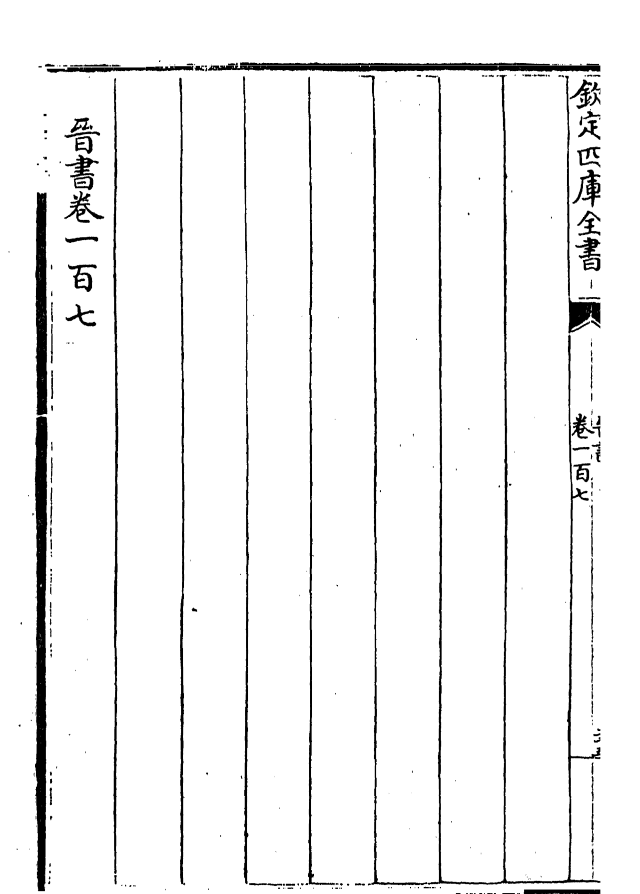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兹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覦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

嗚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李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横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愆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嶶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欵絶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惵惵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

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晻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七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石季龍載記下是歲永和八年也○臣宗楷按永各本訛太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今云太和乃海西公年號且在位僅五年不可云八年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